

大历史+大言情+大幻想

苏童、莫言、余华等誉封「第一才女」
新奇情派创始人飞花2009经典巨作

寻香

GANDHARU

【摩合罗传Ⅲ】

飞花 著

箭矢漫天飞舞
竟然在城墙上遮蔽了日出
是谁，在哭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寻香

GANDHARA

【摩合罗传Ⅲ】飞花 著

© 飞花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寻香/飞花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09.9
(摩合罗传)

ISBN 978-7-5470-0132-5

I. 寻… II. 飞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42156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 刷 者: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55mm × 226mm

字 数: 450千字

印 张: 19.75

出版时间: 2009年9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王会鹏

特约编辑: 赵海萍

装帧设计: 居 居

ISBN 978-7-5470-0132-5

定 价: 29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454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名家推荐



今何在

又是一个关于无双的故事。

为什么要说又呢？似乎我也是曾写过一个无双公主的，也很美丽可爱，后来很不幸的，爱上了一个不能爱的人，所以发疯了。疯了后的她忘了自己是公主，也忘了她心爱的人是谁，虽然他就一直陪在她的身边。

当我再一次看到无双这个名字时，心中便想，又是一个爱情悲剧吧。

为什么无双这个名字会和悲剧联系在一起呢？也许因为世人都在渴望，渴望独一无二的那个人，渴望再容不下其它一丝杂念的依恋，渴望世间唯一的真情。但无数这样的渴望，却最后终只有一个过程：在少年时憧憬——在青春时追寻——在老去后叹息。

所以是悲剧。

可是人们仍然在执著地编织着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故事：关于炽热如火的爱情，幻想着有一个人，让自己一千年也不能遗忘。今生在一起，下辈子还要再一起，永远也不厌倦。

忽然觉得，将自己沉陷于这样的故事中的作者，骨子里还是个小女孩吧。或者，希望自己不要长大，不要醒来，不要看到无奈的尘世间，不要看到董永和七仙女为了买房时哪家该多出钱而互相踹。

爱的宿命像是花朵，美丽却难长久。

曾经也爱让笔下的人物苦苦痴缠，突然发现有一天，自己再也不想写这样的故事，宁愿傻呵呵去看《人人都爱雷蒙德》。

也许这一天，就真是老了。

翻到《摩诃罗传》的最后，说不出喜，也说不出悲，只有满腔的叹息，似乎洋洋洒洒的百万言，只不过是為了在问一句话：“那个人，他到底在哪里？”

用尽一生去寻找够不够？一生不够？一千年呢？

摩诃罗，这个神仙凡人都在争夺的东西，其实只是一对相视而笑的泥娃娃而已。

名家推荐



沧月

五六年前，我在“榕树下”看到了飞花的作品，被她的文字所倾倒。

《成化年间的爱情故事》、《公子无忌》、《分合镜》、《烟花不堪剪》……那一段段耳熟能详的历史经由她之口幽幽道出，平添了一种深远的回味。故事并不曲折，但那种淡漠、疏离的叙事感觉，隐忍明灭的感情，深刻入骨的宿命感，至今让人难忘。



树下野狐

飞花的文字总是给人一种淡淡的感觉，和她笔下的人物一样，淡定自如，在自己的世界里孤独地行走。端木若华、燕楚、莫非花以及《摩合罗传》里的无双，都有这样的特点。

我很喜欢《摩合罗传》这部作品，特别是它的文字和场景推进的手法，如同古龙的武侠小说一般，简练而清爽，行文自然。这样的写法，在整个幻想文学界是不多见的。如果一定要我来形容的话，我只能说，这是一篇糅合了印度神话、加入了动漫色彩、吸取了古龙笔风、坚持了悬疑特色的新型幻想大作。

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公主，背负着一个神圣的使命。突然有一天，一个奇怪的世界在她面前打开了。一群奇怪的人，一系列奇怪的经历，让她知道了她的使命与责任，于是，命运之轮开始转动，她将在新的世界里踏上征途……无双是个性格内敛的人，总是默默地行走，冷冷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，这一点让我想起了古龙。古龙大师的笔下不乏此类人物，在江湖上行走，默默无言，喜怒不惊，却承载了巨大的使命，等待着一剑光华的时刻。我想，最后的无双也一定能在绽放中达到辉煌！

关于《摩合罗传》

最初见到“摩合罗”是在元杂剧中偶然看到元人孟汉卿所著的《智勘魔合罗》。这一出戏并非是才子佳人、王侯将相等老生常谈的故事，基本上可以算是公案戏。在戏里，坏人李文道谋财害命，杀兄夺嫂。其嫂刘玉娘不从，反被诬为下毒杀死亲夫的恶女，被判死罪。而河南府六案都孔目张鼎为刘玉娘平反，在整个勘案过程中，一个卖魔合罗的人成了此案的关键。

当时看了这出戏，便对魔合罗的印象很深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、《武林旧事》、《岁时纪异》等书记载，魔合罗又名磨喝乐、摩埃罗、摩喉罗孩儿，宋元时期流行于民间，妇女小孩儿多用它“乞巧”。

2006年秋天，我从明尼苏达搬到南卡罗来纳，我的先生也正式成为了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的东亚历史学教授。我的空暇时间就多了许多，不必再没日没夜地工作，因而有时间构思一部长篇小说了。

不知为何，一开始想，便想到了“摩合罗”，一想到摩合罗，就没有办法把它从脑海中赶出去。想来想去，想成了现在的这一篇《摩合罗传》。因为从魔合罗的读音联想到八部众中的摩呼罗迦，读起来真的很像，所以也便很自然地写到了八部众。

也许是因为一直与历史学家们来往的缘故，我不太喜欢杜撰一个完全虚无的世界，我更喜欢在过去的历史中找到一些让人叹息的细节，然后联想并创造。对于过往历史的爱好，似乎是与生俱来的。如同以前在国内旅游，我便不喜欢去九寨沟之类的景点，反而更愿意去峨眉青城之类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地方——站在一座桥、一座塔哪怕只是断壁残垣上，如果你知道几百年前，或者是几千年前，有一位史书上的人物也同样与你一般站在此处，他们也曾生活过、思想过，虽然已经死去多年，但他们的名字仍然被世人所记忆着，这岂不是一件既浪漫又感慨的事？

《摩合罗传》可以说写的是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故事，故事很长，里面有许多分枝，也提到了许多中国的神话传说。对于我来说，转世是一件既浪漫又哀伤的事情。六道轮回这种学说，在我看来，是印度人最重要的发明之一。有了转世，人们便可以不畏生死，死亡不再只是终点，也成了起点。这正好补充了中国人舍生取义的信念，在这个世上，有一些事情是比生命还重要的，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大无畏的勇气，也多少是因为转世的观念。

两个人之间的爱情，不会因为死亡而消失，从上一世带到了下一世，甚至到了三生之后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从来不会相信所谓的海枯石烂的爱情，正因为不相信，在小说里，反而一再提到只有传说中才有的几世不灭的爱情，连自己都觉得是有趣的反差。

在整个摩合罗的故事中，还会有许多人死去，死亡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每一天每一秒都在发生，只不过未必就会真的出现在自己面前。然而死亡有时会一下子来到，让人猝不及防。

也许是受到了一些书和一些人的影响，似乎我在处理死亡的时候，也开始流于冷静到近乎冷酷的漠然境地，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，也不知大家是否能够接受。

其实生死对于一个相信轮回的人来说，应该不是第一重要的事。生命并没有真地结束，只不过是另一个开始罢了。

不是吗？

飞花

2007年元旦

Contents



目

錄

第十三章

世人和我
都很无奈

1

那蛇居然点了点头，从空而降，如同一座大山一样向着流火压了过来。

第十四章

又见楚衣

51

璎珞从未见过拓跋绍如此惶急。若是拓跋嗣可以救活过来，他们兄弟之间又会是怎样的关系呢？

第十五章

璎珞的秘密

101

贾南风的眼中那一抹时而闪现的忧伤光芒是来自灵魂深处的，任多高明的演技都无法伪装。所以，璎珞就是信任南风，觉得这件事只能托付她一人而已。

第十六章 如果有明天

151

寻香拉开紫羽小腹上的衣服，她仍然平坦的腹部便毫无遮掩地暴露出来。她抖得如同秋风之中的最后一棵树叶。

第十七章 提婆达多的悲哀

201

那一日午后，在摩竭陀国的花园中，所有的曼陀罗花都次第地开放。他看见一身白衣翩然的提婆达多，两人相顾无言。

最终章

相思只在
丁香枝上
豆蔻梢头

253

流火将散落于地的菩提子一颗颗拾了起来。他想，就算人间万物都感觉到她的存在，到底还要多少次擦肩而过？

后记 何妨醉卧一襟秋

307

Contents



世人和我都很无奈



第一节

流火想，璎珞到底还是与以前不同了。

他借着月色反复赏玩着手中的绢画。这一夜的月光并不十分明朗，海边起了薄雾，点点星辰便如同被罩在轻纱之后，气若游丝地散发着微光。然而那光却又是顽强无比的，若是人错以为星光已经熄灭了，在某一个合适的时机，它们又会蓦然出现，出人意料，却又在情理之中。

璎珞便坐在他身边的一块大石上，身边的地上七零八落地放着几只酒坛。在过去的几个时辰之中，他们两人一直这样向海端坐，他低着头研究手中的绢画，并不曾抬头看璎珞一眼。然而璎珞的一举一动，却都落入他的眼中。

璎珞唯饮酒而已。

他想，其实璎珞并不能真的算是一个人或者是半神吧！

她的生命到底是虚假的，他不能确知是什么原因可以使一个死去一百年的人又一次有了生机，能说能动能使用法力，甚至能够饮酒。

百年前的璎珞是滴酒不沾的，然而此时，当她开始饮酒之后，便不停地饮下去。虽然饮得很慢，却一直在饮，原来她的酒量也如此地令人咋舌。

不可望尽的天边，是偶然飞掠而过的渔船，不知来自何方，也不知这一去到了哪里。海鸟很多，倏然来去，飞行的迹象不可捉摸。人是这样一种动物，如果一直不曾开口，那么便仿佛会永远沉默下去。如果一旦开口说话，似乎就会絮絮叨叨，没完没了。半神和妖大概也是一样的吧！

璎珞比以前更加沉默，似已打定主意，绝不会首先开口说话。而流火也不再是百年前那轻狂的小妖，惜字如金，三缄其口。

两人倒像是赌气一样，越是沉默，便越要沉默下去。

许是这样沉默着的关系，他到底还是无可避免地想起了无双。

飞鸟飞翔的姿态带着动人心魄的惊险意味，等待它们捕捉水中的小鱼，令人无由地焦躁不安。疾冲而下的结果，可能一无所获，也可能满载而归。但无论得到了多少，却似乎永远没有厌足的时候。

流火的目光停滞在绢画之上，周遭的一切，哪怕是最细小的变化都不曾逃过他的眼底。他想，若是无双，大概早已经东拉西扯地说了许多不相干的话了。

这样想的时候，他便又不可避免地想到，离别之后，她会否感觉到一丝悲



page 3

都世第
很人十
无和三
奈我章



哀呢？

他猛然惊觉自己的神情似有些异样，一种陌生的东西正在悄然出现，这东西使他有些忐忑，但更多的是尴尬，是温柔吗？虽然无法看见自己的眼睛，但他也同样感觉到自己一闪而逝的温柔目光。

“是吉蕉山吧！”璎珞淡淡地说。

流火没有回答，这其实正是他心中想的地方。

“一百年前，你住在那里，不就是因为多方查探后，知道那里是你母亲死前最后到过的地方吗？”

“为何你会知道这些？”

“因为另一个摩合罗的下落一直是我族中人最关心的事情。”

流火努力忽略着心底的不安，一百年前的璎珞，天之骄女的璎珞，为何会愿意接近如同他一般的妖怪呢？在见到他的时候，璎珞便已经对他的一切了如指掌，可是她对于他来说，却如同是一个深潭。潭水清可见底，让人乍一见之下，以为那水潭很浅，但若是真的落入潭中，便会发现，原来这水潭深不可测，只是因为水很清澈，让旁观的人产生了错觉罢了。

他却只是固执己见地深爱着她，那爱是一见钟情的，前生便已经注定，前情虽不可知，但早已深入骨髓，乍然相见之下，唯有堕入其中，是冥冥中的注定，也是自己的懒于逃避。

又何必逃避什么呢？如果这是再次降生于此世间的宿命。

流火离开海边时，璎珞似已经有些微醺了。两人的亲事再次不了了之，谁也没有认真地探究是否一定要找到摩合罗后才可成亲，或者有一些事情，一直是想要去做的，但不过是心底一个秘密的愿望，只是因为不能实现而变得更加珍贵，若真的让它成为了事实，才发现，也不过如此。

他心中并不是真的动念与璎珞同去寻找摩合罗，而璎珞似乎也全无这样的心思。但他仍忍不住回首，见璎珞于淡然如水的月光中，单薄憔悴，如同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纸人。

他的心便不由得刺痛，璎珞，人的生命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只是为了使相爱的人受伤害吗？若是如此，你的复生又是为了什么？只是为了继续百年前未完的伤害吗？

第二节

若隐若现的琵琶声，使流火停住了脚步。吉蕉山近在眼前，山下的那条大河横亘而过。他看见不远处小小的村落，琵琶声便是从那个村子里传来的。

他并非是一个酷爱音乐之人，却仍然被那琵琶声打动。他也曾听过由高超的艺人所演奏的音乐，甚至是紧罗族可以控制人心智的乐声，却都与此听到的琵琶声不同。

这乐声，说不上有哪里不妥，其实是极高明的艺人也未必能演奏出来的美妙音乐，然而古怪的是，在这乐声里，却不带一丝一毫的情感。

一个乐人，必会将将自己的感情投入到音乐之中，若只是置身事外地冰冷地弹奏，这音乐必不可能是好的音乐。多少年来，艺人们或者是听众都是这样奉为真理地相信着。只不过现在所听到的乐声，却已使这真理颠覆。



流火凝神倾听，全无情感的音乐，到底是什么吸引了他？

他循着乐声走去，见到村前一棵高大的桑树，树下坐着一名老者。老者手中抱着的琵琶似是多年的旧物，灰蒙蒙的看不出有什么出奇之处，然而老者的手指轻拨间，偏又发出珠玉般的声音。

一曲弹毕，那老者抬起头，微微一笑道：“许久没有知音人了，客人远来，不如再听一曲。”

老者的手指在琴弦上轻轻划过，“铮”的一声轻响，流火心里一动，琴声中隐含杀机。他仔细审视着老者，只是一个普通的乡野老汉，身上穿的灰布衣服，缝缝补补，也不知有多少补丁，脚上着一双几乎就要破烂的草鞋。老者须发皆白，眉目甚为平和，若说他心存杀机，为何目光却又如此坦荡。

忽听草丛之中“瑟瑟”作响，流火目光轻转，只见一条红色小蛇正从草丛之中游了出来，停在老者身前，蛇头高高地昂起，作势欲搏。

那老者便如不见，十指疾弹，音乐声蓦地高亢起来，如同利箭般划破天宇。流火也不说破，冷眼旁观，还会有什么样的伎俩？

那小蛇蓦地跃起，张口向着老者飞扑，那老者安然端坐，稳如泰山。眼见小蛇就要咬中老者，老者仍然没有任何行动。流火也仍然镇定自若地旁观，完全没有插手的意思。

忽见一道白光闪过，空中的小蛇似也知道厉害，虽然身在半空之中，却仍然身子一扭，硬生生地躲过那道白光。小蛇落在地上，全神戒备，口中不时发出“嘶嘶”之声。

那白光也停了下来，却原来是一个身着白衣的少年，手中持着一把亮闪闪的宝剑。这少年不过是弱冠年纪，眉清目秀，让人一见之下就不由暗赞，好一个翩翩浊世之佳公子。

那小蛇对着少年怒目而视，似乎恨不能一口将他吞入肚中。那少年微笑道：“赤龙，你还想与我斗吗？”

小蛇似能听懂少年的话，蛇头微微低了低，算是点头。那少年笑道：“若是你再不走，我便把你斩成两段。”

小蛇的眼中居然闪过一丝嘲讽之色，虽然不过是一条小小的蛇，也有如此复杂的表情。

少年笑道：“你不信，就再试一试，我保证这一次你一定会被我斩断。”

小蛇围着少年转了两圈，似乎正在心里掂量着这话的可能性。少年含笑看着小蛇，无论小蛇转到哪里，他只是岿然不动。那蛇绕到少年身后，忽然又跃了起来，向着少年的后颈一口咬了过去。

蛇的动作极快，如同红色的闪电一般。少年头也不回，手中的剑反手向后一撩，这一次剑光更是快得惊人，只听“嘶”的一声轻响，那小蛇居然真的被他从中斩成两段。

蛇头和蛇尾分别落在地上，兀自扭个不停。

少年仰天轻啸一声，朗声道：“总算把你斩断了。”眉间颇为意气，似乎与那蛇积怨已久。

忽听一个小孩尖细的声音传过来，“赤龙！你死了吗？”

只见一个身着大红肚兜的小孩急匆匆地跑了过来。那小孩头上梳着两个冲天羊角辫，蹦蹦跳跳，大概只有七八岁的年纪。

小孩一见地上的断成两段的红蛇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号啕大哭，一边哭一边踢着两只小脚道：“你把我的蛇斩死了，我要你赔。”

少年人笑道：“这怎么能怪我，你自己不管好你的宠物，让它经常出来惹事，我今天若不是来得早，它就把老头给吃掉了。”

小孩怒道：“老头那么大的怎么可能被一只小蛇吃掉？”

少年道：“如何不能？这蛇的嘴如此之大，连一头牛都吞得下，怎么不能吞得下老头？”

小孩怒道：“它那么小，怎么说它大？”

少年道：“它哪里小了？明明很大。”说罢，便伸手向着地上的断蛇指了一下。

说来也怪，那地上的两段死蛇被少年一指，迅速地膨胀起来，本来不过是比手指略粗的蛇，忽然就变得粗过巨碗。

小孩哭得更大声了，一边哭一边道：“你把我的蛇斩死了，还把它变成了怪物，大人欺负小孩。”

他哭得性起，一把抓住老者道：“老头，你给评评理，是不是他的错？”

那老者任他们闹得天翻地覆，仍然弹琵琶不止，此时被小孩拉住他的手，颇为无奈地叹了口气道：“你们闹你们的，为什么又打扰我弹琴？”

小孩道：“娘娘腔欺负我，你快给评评理。”

少年则道：“我可是为你才斩断那条蛇的。”

老者皱眉道：“蛇来咬我，他斩断了蛇，也没什么不对。”

小孩怒道：“大人都是一伙的，欺负我一个小孩。”

老者又道：“可是娘娘腔明知道蛇是小孩的宠物，还要斩，就是他不对了。”

少年道：“你说来说去，到底谁不对啊？”

老者抬头对着流火一笑道：“客人，不如你给评评理吧！”

流火淡然一笑道：“我看是老丈不对。”

老者略现出些吃惊的神色，“我只是坐着弹琵琶，又关我什么事？”

流火笑道：“若是您老不坐在这里弹琵琶，蛇也不会过来咬您，如果蛇不来咬您，那位少年人又怎么会斩断蛇？所以说到底，不对的人是您老。”

少年和小孩一起拍手道：“说得对说得对，还是这位客人明白事理，看来今日之事全是老头的错。”

那小孩拉着老者的衣服道：“现在我的蛇死了，我一定要你赔给我，要不然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”

那老者叹了口气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不过是坐着弹了会儿琵琶，倒都成了我的错了。好，我就把这条死蛇赔给你。”

他站起身，驼着背走到半截死蛇的面前，吃力地拖起半截蛇向着另外半截走去。那蛇如此之大，自然是十分沉重，老者又是拖又是拽，似已经使尽了平生的力气。少年与小孩只冷眼旁观，谁也不肯施以援手。

老者慢腾腾地拖了半天，总算将两段蛇的断口接在一起。虽然接在一起，但蛇已经断开，断处尚流血不止。

那老者叹道：“明明已经死了，为什么还要再再生呢？”

流火一怔，老者虽然是说那条蛇，但听起来却又似隐有它指。他道：“虽



然死去了，但救一条生命胜造七级浮屠。”

老者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，“死了便死了，一了百了，若是人人都死了再活，那这世间不是乱了吗？”

流火默然，也不与老者争辩。

老者用手在蛇断开的地方来回抚摸着，口中念念有词，蛇断开的地方便不再流血，更奇的是那两截断蛇居然真的越来越接近，正在慢慢地结合在一起。

流火心中暗道，终于现出原形了。

过不片刻，断蛇再次合而为一，紧闭的蛇眼也重新睁开。老者抹了抹头上渗出的汗道：“好了好了，要是治不好这蛇，只怕小孩要与我拼命了。”

小孩破涕为笑，欢天喜地地拍着蛇头道：“赤龙赤龙，如我心意，听我号令，快快变小。”

那蛇听了小孩的话，忽然腾身到空中，一阵翻腾，只见狂风骤起，飞沙走石，吹得那棵桑树上树叶纷纷堕了下来。蛇的身体却并不曾变小，反而越长越大，蛇眼也亮如火炬。

小孩骂道：“叫你变小，你怎么越变越大？难道是因为有外人在这里，故意要现出自己的本事不成？”

那蛇居然点了点头，从空而降，如同一座大山一样向着流火压了过来。

小孩惊呼了一声：“他要杀死人了。”手忙脚乱地拉住流火的双手，似乎要将流火拖出巨蛇的范围。

而那少年人也仗剑在手，怒叱道：“你这死蛇，居然还敢逞凶。”他口中这样叫着，却一剑向着流火刺了过来。

与此同时，那老者也微微一笑，手指在琵琶上“铮”地弹了一下。这一声琴音落在流火的耳中，他只觉得头脑一阵晕眩，眼前就有些迷糊起来。那琴声却似可以控制人的心智一般。

然而即便是如此，他还是看见少年的剑光正在向着自己当胸刺来。他的双手被小孩拉着，用力一挣，居然没有挣脱。他不由低头，见那小孩的双眼中精光四射，笑咪咪地盯着自己。

他此时倒不觉得如何恐惧，反而有哭笑不得的感觉。这三个人，明明都身有异能，却要三人联手对付自己，而他不过是一个神通时灵时不灵的妖怪罢了。虽然自从苏醒后，神通正在慢慢恢复中，但到底还不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。而这三人，随便哪一个都已经强出他许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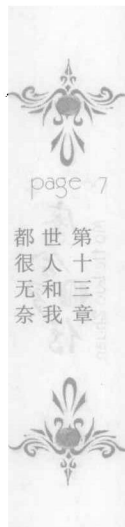
即便是如此，他也不会轻易束手就擒。虽然挣不脱小孩的掌握，他却凌空跃起，一个跟斗翻到小孩身后。如此一来，就变成小孩在他身前，而少年的一剑便向着小孩刺去。

少年剑速极快，堪堪刺到小孩面前，却猛然凝住不动，而天上的巨蛇就变成了向着少年和小孩落了下来。

少年惊呼了一声，转身飞掠，一边跑一边骂：“死蛇就会误事。”

那小孩则笑道：“这妖怪好厉害，连老头子的销魂天音也可以抵挡。”他亦是拉着流火急退，只听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巨蛇落在地上，砸出一个巨坑，整个大地都震动不止。

那老者低哼了一声，手指在琵琶上轻拨，一股劲风从弦上射了出来，流火只觉得胸口一麻，被那股风射中，全身一下子便失去了力气。



少年拍手笑道：“到底是老头子，一出手就把妖怪给制服了。”

那小孩不服道：“如果不是我拉着这妖怪的手，那老头怎么能一下子就射中他呢？”他对着少年人撇了撇嘴道：“你什么事也没干啊！”

少年道：“如果不是你的死蛇碍着我的事，我早就把这妖怪制服了。”

两个人争吵不休，看样子还打算再争吵下去。那老者叹了口气道：“你们两人到底有完没完？我们还有正经事未了呢！”

小孩用手一指，地上的巨蛇又缩小如同小儿手指，轻轻一跃，盘在小孩左臂之上。小孩将手中流火往背后一甩，像是背一个空麻袋一样将流火背在身上，大声道：“走吧！”说罢率先向着吉蕉山的方向行去。

那少年跟在他身后，笑道：“你对这妖怪倒是好得很，若是平时，你只怕会把他丢在地上，拖着走。”

小孩笑道：“这妖怪可死不得，若是没有了他，到哪里去找摩合罗？”

流火被那小孩背在背上，虽然不能行动，但意识却是清醒的。他只觉得小孩行动自如，身上背着这么大一个人，却像是什么也不曾背着。他忍不住在心里叹了口气，又一次产生了哭笑不得的感觉。他什么样的经验都曾经有过，但被一个六七岁的小孩背着，却是平生第一次。

三人脚步极快，只是须臾时间便到了吉蕉山下。少年抬头看了看山峰：“感觉不到一点灵力，摩合罗真在这里吗？”

老者道：“应该是在这里不假，听说一百多年前，女狼妖死以前最后到的地方就是这里。”

流火心中黯然，他们口中的女狼妖必是指他的母亲幽姬，但这件事情本来就很是秘密，他们却又又是从何得知？

小孩将流火重重地摔在地上，探手从流火的怀中摸出那卷绢画，展开看了看，又抬头看了看山，皱眉道：“这画是谁画的？看起来又像又不像。”

少年伸头过来看了看道：“怎么会不像？山上不是也有树吗？画上也有树。”

小孩嘲笑道：“哪座山上没树？”

少年道：“压着假正经的那座山没树。”

流火心里一动，心道少年口中的假正经又是谁。他忽然隐隐想到了一些事情，不由暗道：“难道真是他们吗？”

那小孩一脚踢在流火身上道：“摩合罗到底藏在哪儿，你快点说。”

流火苦笑道：“我也很想知道摩合罗在哪儿。”

小孩脸色一沉，冷笑道：“若是你不说，我总有办法让你说出来。”

流火笑道：“你有什么办法？”

小孩道：“你再不说，我就脱掉你的裤子，打你的屁股。”

流火呆了呆，再次产生强烈的哭笑不得的感觉，若是别人逼供，只怕会说挖眼睛、断手之类的话，想不到这小孩居然说脱掉裤子打屁股。但转念一想，像他这样大的一个人，被一个小孩脱掉裤子打屁股，还不如死了的好。他道：“你让我再看一看那幅画，说不定我可以看出些什么。”

小孩将画扔到流火怀中，又在他胸口重重地踢了一脚，“料你也玩不出什么花样。”

他一脚踢过，流火身上的麻痹感觉便消失不见，翻身坐了起来。他也知这

